

杜思陀也夫斯基的作家日記

張伯權譯

一團混亂

最近一陣子讀了幾篇文章，心中頗有感觸，覺得應該在「國民」(The Citizen)的專欄內提一提。可是我算是那一類的批評家呢？其實，我並無意寫什麼批評論文，祇不過想說些「應該說的」話。我唸過萊斯可夫(註)的「加封緘的聖像」(Ensealed Angel)：涅克拉索夫的一首詩，以及謝德林的一篇論文。還有，我

• 81 •

(譯註) 萊斯可夫(N. Leskov, 1831—95)，十九世紀俄羅斯鄉土派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。他的作品「再敘述人之原始本性，如何經過愛與犧牲與真理之探求之後，而臻純潔。他有幾篇最好的小說，都是講簡單純樸的人，雖然環境惡劣，身負罪孽，但仍力求贖罪，行善而臻善，最後往往成為一個「斯拉夫的唐吉珂德」。

也讀了斯卡畢希夫斯基與N·M兩位先生發表在「祖國紀事」(註)的文章。後者兩篇文章，就某一意義而言，對我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啓示。將來有機會，我一定要談談。但是目前，我僅按照閱讀的先後，先談「加封鹹的聖像」這篇小說。

萊斯可夫的這篇故事發表在「俄羅斯信使」雜誌上。聖彼得堡的人都曉得有這篇小說，讀者甚多，頗受歡迎。真的，這是一篇值得一看的小說，寫得不但相當有個性，而且有趣。講一百五十個反國教徒最後如何奇蹟似地擁抱正教。故事是藉着一個反國教徒在某個耶誕夜，於火車站裏敘述出來的。

這一百五十個人是爲俄羅斯某個大城市築橋的工人——他們集體住在河畔的一座特別的大寮內，已有三年之久了。這些人擁有一個小小的禮拜堂，堂內置了許多早在尼龔時代(Patriarch Nikon)之前就被人尊崇的聖像。故事描述一個人——一個小有地位的官僚——堅持向這些反國教徒勒索壹萬五千元。故事情節的推演頗吸引人。他帶着幾個衙門裏的人，不速而至，要求每幅聖像付款一百個盧布。這一百五十個人當然無法順從他的要求，他因此便將禮拜堂內的所有聖像予以查封；每幅神像都給穿了洞，像串脆餅一般地用鐵線串起來，然後

(譯註) 祖國紀事(The Domestic Records)：一八八〇年由史芬吉恩(P. P. Svinin)創辦於聖彼得堡的一份月刊。四十年代時候，這本雜誌成爲西化派自由份子的主要喉舌，由別林斯基帶頭領導，宣揚他們自己的哲學，對於知識份子影響甚鉅。在俄羅斯文學史上，與普希金同享相當地位的偉大詩人萊蒙托夫(Lermontov)，他的早期抒情作品，便是以假名在此雜誌上發表的。到了七十年代，改由薩第可夫(M. Saltykov, 1826—89)與涅克拉斯夫共同編輯。在這十年之內，雜誌上出現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作品，譬如過份敏感的天才作家葛辛(V. S. Garshin, 1855—88)的小說「四天」(Four Days, 1877)，杜思陀也夫斯基的「青澀少年」(The Raw Youth, 1875)。以及歐斯托洛夫斯基的喜劇。八十年代民粹派領袖米海洛夫斯基(Mikhailovsky, 1842—1904)也是在這時候嶄露頭角的。他們同是在薩第可夫「正視當代問題」的號召下，活躍於「祖國紀事」上的作家，共同致力於年輕大學生的啓蒙理想。一八八四年，該刊終於在政府勒令下停刊。

送到某個地窖裏。但在這許多聖像裏，有一幅古老的天使畫像，特別爲這小禮拜堂所尊崇；信徒都以爲這幅畫是個奇蹟。那官僚因爲勒索未遂，~~發~~羞成怒，而萌生報復之心，想要侮辱這些工人，便當着衆人之前將臘澆在天使聖像的臉上，再加上封緘。本地主教看到聖物遭此侮辱，連送呼道：「真是一團混亂！」，並囑咐把這受賈的聖像放置在大教堂的窗戶上。萊斯可夫寫道：大主教的話，以及下令把受辱的聖像從地窖移至大教堂的這個舉動，使得這些反國教徒欣喜異常。

隨後故事轉變得更爲曲折而有趣：「天使」被人從大教堂裏偷走了。有一個英國人，出身貴族家庭，整個築橋工程就是由他承包的，他和這些反國教徒處得很好；也很喜歡他們，而他們也一向對他直言無諱，所以便決定幫忙他們。

小說裏面以那位英國人和教徒關於神像的對話最值得注意。整篇小說就以這一段意義最嚴肅，也寫得最好。故事就在這件發生於晚禱時刻的竊案中進入高潮。天使臉上的封緘被人取掉；一幅新的聖像——尚未爲人尊崇的聖像——代替了原來的那一幅，且依照那位英國人的妻子的意思，如法泡製地加上「封緘」。就在這時候，奇蹟出現了：有一個人（真的，就只有這一個）看見這幅新加封緘的聖像發出亮光，並且當它被送到大教堂之後，發現連封緘及封臘都消遁不見了。負責將這幅聖像送來的那個教徒見此情況，當下跑去見大主教，把前後情形都坦白出來。大主教答應赦免他的罪，並對他說：

「你必得相信，信仰在你身上比別人更有力：你，」——他說——「以欺詐的手段除掉你們天使臉上的封緘，所以我們的天使便自己除去了封緘，而把你帶到我這兒來。」

這個奇蹟引起教徒們莫大的激勵，於是整個禮拜堂裏的信徒——一百五十個人——便皈依了正教。

然而，就在這裏，作者犯了一個錯誤，使得故事的結尾成了一個敗筆。（萊斯可夫經常犯這種錯誤，不免令人想起他的「教堂居民」"Cathedral Folk"裏的那個執事阿希拉的結局。）令人覺得，作者畏懼人家指責他偏見，而踟躕於解釋這個奇蹟。敘述者——代表小農夫，先前的反國教徒——「洋洋得意」地承認，在他

們皈依正教後的一天，終於發現神像何以自動去掉封緘的原因。那位英國婦人並不敢把臘直接傾澆在神像的臉上——即使這神像尚未爲人所奉祀；她在畫面上先黏上一片紙，再澆上臘。如此，自然地在半途中心紙片便給脫落下來，神像也就解緘了。可是結果依然令人不解的是，所謂奇蹟的真相雖然大白，這些反國教徒却仍舊繼續皈依正教——當然，那是因爲他們被大主教的仁慈所感動，大主教寬恕了這一切。然而，想想這些反國教徒先前對自己的信仰那般虔誠，那般篤定；想想他們的聖物遭受褻瀆，他們虔誠恭敬的情感受到了屈辱；再想想這次宗教分離運動的一般性質——凡此種種實在難以說明這些反國教徒竟然由於一陣情緒的傷感，而改皈正教——僅僅因爲感激大主教的寬赦；真的，在發生這樣一樁由於政府官員的腐敗而引發出來的瀆神事件後，他們應該比任何人更瞭解大主教的意義；這件瀆神行爲不啻傷害到反國教徒，亦傷害到所有的正教信仰者，而他，一個大主教，祇說出一句：「一團混亂！」的話！一位大主教竟無能阻止一個二等官員犯罪，阻止他如此蠻狠地侮辱宗教！

一般說來，萊斯可夫的小說在這方面給我很難過的印象，不免對這故事的真實性起了疑心。當然，這篇小說是寫得相當好的，值得稱揚。但問題是：真地，這一切都是真的嗎？這一切真可能發生在我們之間嗎？——而關鍵却在據說這故事是有事實根據的。

就讓我們假設：讓我們假設說，某個地方的某個正教教堂，有一幅甚爲教徒所崇奉的聖像，而一個反國教禮拜堂內的信徒從大教堂裏把那聖像偷走了——就是說，他們想把那古老的聖物安置在自己的教堂內。不錯，這種事很可能發生。而讓我們假設，十年之後，有個政府官員發現了這幅聖像，便和反國教徒談起買賣，期望撈得一筆肥厚的賄賂。教徒們無法籌出這筆錢，那貪官便把臘澆在聖像的臉孔上，並且加上官緘。好啦，現在難道我們便可說，這聖像因爲被反國教徒保有一段時期，已失去了祂神聖的意義？——事實上，萊斯可夫告訴我們的這幅聖像是屬於正教的，自古以來便爲人們頂禮膜拜，早在宗教分離運動之前已爲正教人士所崇奉。

而當地的大主教竟然無能，也無權伸指（至少可以伸一根指頭罷）爲這聖物辯護，却祇說一句：「一團混亂」嗎？這事實實在令人難以心服——我提出這惱人的質問，我們的知識分子或許認爲只是個人偏見，微不足道罷。但我却認爲，侮辱公眾的共同情感，以及褻瀆人們視諸神聖之物，不啻是種蔑視，更是一種非常殘暴的行爲。

那些反國教徒不免如此想：「倘若這位正教顯要能挺身而出來保護教會，那個官員還能這般神氣嗎？」他們不會這樣想嗎？如果一個教會像小說裏所描述的那麼毫無權威，他們還會去尊敬它？那位大主教的行爲實在難以令人解釋說：由於權威不足的緣故。我們真能說他是由於冷漠或怠惰，或是令人難以置信地忘掉了他的職責？他變成了祇是政府的一名官員？如果真的如此，即表示要發生不幸了：信徒們一定會慢慢地對信仰失去了熱忱，他們對於教會的摯愛與奉獻也將隨之冷淡下來，而反國教徒必因此而輕蔑正教教會。難道反國教徒們不明白這點嗎？

以上這些是讀過萊斯可夫這篇值得敬佩的小說之後，每個人都會有的想法。因此——讓我們重申一次——就某些細節而論，這篇小說仍然是令人難以信服的。

同一時候，我在最近一期的「聲音」(*The Voice*)裏讀過如下的新聞：

歐雷爾省的鄉間，有一位牧師給「當代」(*Present Time*)日報寫了一封信，信的內容大概如下：「差不多從農奴制度廢除以來，我便一直在我教區裏教導孩童如何讀書識字，直到『札姆斯托夫』(*Zernstovo*)」(註)當局明白了教育的價值，表示要開始任用專任教師之後，我才放棄這項職責。然而，就在這一學年(1872—1873)開始時，却發現全國教師普遍的缺乏。眼看着我們村裏的學校就要停課，於是我決定自己負起教師之責，便向學校董事會遞上申請書。董事會的答覆是，祇要農會(*Peasants' Community*)同意，我便可任

(譯註) 俄國沙皇時代之地方自治組織。

職。農會方面表示非常歡迎，並且擬定了一份很有禮貌的決議。然後——遵守董事會的指示——我向行政處索取證書。行政處的職員W. S.，是個無知的人，但處長却凡事都聽他的。他們拒絕發給我證書，理由是我沒有時間教書——其實是另有陰謀的。於是我向負責仲裁者提出申訴。他沖着我的臉對我說：『政府當局無意把教育交給牧師。』『何以故？』我問他。『因為』——仲裁者回答——『當牧師的人會傳播迷信。』」

各位看過這則新聞可有何感想？當然，就某種間接意義而言，幾乎是萊斯可夫故事的翻版，實在令人難以心服，而不免要質詢個澈底。整件事情，重要的並不在於出現這樣的一個仲裁者：一個傻瓜懶洋洋地說幾句愚蠢的話又怎麼樣？我們大可不必去相信。問題在於他竟然如此絕對而公開下此斷語。毫無猶疑地當着某人的面，無恥地把這番話歸咎於政府，假藉政府的名義說出來。

任何仲裁者，即使有十倍大的權力，也不敢對一個波羅的海的本堂牧師說這種話——老天，這位牧師的控訴，將會為政府惹來多大的責備，將引起多麼混亂的場面！牧師的態度雖然溫和，但他合理的抗議必將引起羣衆的注意。

然而有件事我們必得仔細想一想：如果這個說話的人地位高於仲裁者（這種情形是很可能的，因為在我們國家裏什麼事都可能發生），那麼我們這位善良的「牧羊人」便不會去控訴他了，因為他知道這樣做的結果祇有引來「一團混亂」而已。何況，我們無法期望他應具有早期基督徒那樣的熱忱。一般而論，我們會控訴政府官員漠視神聖工作。然而，在這種環境下，還有什麼期望的呢？而且，我們民衆從來沒有哪個時候像今天這般迫切地需要政府的幫忙。我們正活在俄羅斯民族整個歷史中，一個短暫但也許是最重要的時刻。

最近在俄國的某一地區發生了一個非常奇異的現象：就在正教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教派，屬於德國新教主義的「聖經基督教派」(註)。「國民」曾於適當時候提醒過羣衆注意。這現象雖然令人厭惡，但其中却似乎

(譯註) the Stundists, 一八六〇年起於俄羅斯，排斥虛文儀式，專以聖經為依歸。

含有某種預言性的性質。

烏克蘭南部克森省（Kerson）地方，有位名叫波涅伯格的牧師，看見地方上的百姓教化未開，心靈閉塞，覺得很難過；於是他便開始向他們傳播基督福音，引導他們皈依正教，永不叛離。但事情却有變異：雖然傳教十分成功，但已促使這些新教徒拋棄正教——甚至以此為入教的首要條件。他們捨棄了一切典禮儀式、偶像，開始依據路德教派的方式聚會，唱頌讚美詩，引用祈禱書。有些人甚至學起德語。這個教派出人意料地，迅速地播散到其他省份。教徒們紛紛改變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，放棄了喧鬧的酒會。他如此辯道：

「他們（指德國聖經基督教徒）生活有規律，真實而正經，因為他們沒有所謂的封齋期……」

這種邏輯實在可悲；然而，不管人家說什麼，總有多少道理在，尤其如果「封齋」被人認為只是一種儀式的時候。請問，窮苦的人家能從「封齋」中學得什麼有益而深邃的意義？——事實上，長久以來他們一直把「封齋」視作一種宗教儀式而已。

亦即說，他反對儀式。

這點我們可以瞭解。但為什麼他反對得如此突然呢？動機何在？

也許，祇是一個很普通的理由，就是說，從二月十五日開始，一道新的生命之光在他的身上閃爍着。在這條新的道路上，他邁出了第一步，也許會因此絆跌倒地；但他用盡一切方法避免如此，而且突然悟及了自己是多麼「可憐、卑微、茫然而無助」。但最主要的是：他開始追求真理，甚至犧牲了長久以來一直被奉為神聖的一切事物。事實上，不論怎樣的墮落，外在如何的壓力，以及受到如何的屈辱，都無法抹殺或根除我們百姓心中追求真理的渴望，因為這份渴望對他們來說是最珍貴的，勝過一切。即使他們頹敗之極，即使在他們最放蕩的時刻，他們仍然不會忘掉自己是個放蕩者，而且永遠記得恒有一個崇高的真理凜然超立於一切之上。

現象就是如此。或許，它祇是一個孤立而膚淺的現象罷。或許一開始便會停止而僵化，最後轉變成另一種儀式，尤其如果沒有人加以注意的話。但不管你怎麼說，我願意再強調一次——它的裏頭定含有預言的道理在

。在當前這種年頭裏，當未來是這般難解的時候，預言是可以爲人所相信的。

萬一類似的這種情形普遍全國時怎麼辦？不指聖經基督教派（據說當局已經採取了適當的應付方法），但指類似的情況？如果所有的百姓，都已經達到放蕩的極度，曉得自己的不幸，他們會對自己說：「我們不要墮落。我們不再飲酒。但我們需要真理，而且敬畏上帝——但最重要的是真理，真理勝於一切。」

他們對真理的渴望，實在是令人興奮的現象。然而，欺騙却取代了真理，猶如在「聖經基督教派」這事件裏一樣。

事實上，我們的百姓算是哪種新教徒，哪種德國人？他們爲了唱聖詩而學習德語，這是幹什麼用的呢？難道一切的一切不都已包含在正教之中了嗎？他們還尋求什麼？難道正教之中不已具備了真理，以及俄羅斯民族的拯救——以及未來全人類整體之得救？難道正教的一切純潔不已含有基督的神聖形象在裏頭？而且，或許，俄羅斯民族在整個人類命運當中那最重要的註定的命運，就包涵在基督的神聖形象，以及它的一切純潔裏，以及，當時候來臨時，包涵在聖像啓現給這失落了的世界的那啓現之中！

是的，但在這一切發生之前，那位本堂牧師必先覺醒，而後走向羣衆向他們顯示真理——正教的真理，因爲他一定非常審慎的。然而，羣衆一定跟隨着他，但並非爲了正教，並非爲了感激，而是爲了他是教他們認識真理的第一個人。而且情形必然發展成：「他的一生是善的，因爲沒有半刻是屬於路德的。」——一旦牽涉到個人因素的時候，這種推斷是可以理解的。

但，我們的牧師呢？我們聽到什麼呢？

我們的牧師——據說也開始覺醒了。據說很久以前他們便開始顯示生命的徵兆。我們滿懷謙卑的滿足，讀着教堂裏那些大人物的訓誡，敬重傳道的美德，遵行有德的生活。根據各方面的報導，我們的精神導師正在着手準備講道。

問題是他們能否趕得上時間？他們可有辦法跟着清晨第一隻鳥一同甦醒？——那位本堂牧師是一隻候鳥，

一隻羽毛與衆不同，結構也不相同的鳥。我們的牧師，事實上也並非屬於公務員！難道他們不是偉大真理獨一無二的傳播者，註定要喚醒世界嗎？

那位本堂牧師確實比他們早起。然而，在「聖經基督教派」這樁事件裏，牧師要做些什麼呢？我們不免有歸咎於我們牧師的傾向；但我們不妨想一想：他們可能把自己僅僅拘限在對權威的公開指責而已嗎？噢，當然不是：我們有許多好牧師——或許，超過了我們所希望的，或是我們所應得的。即使如此，他此刻想要傳播的是什麼？——（我，一個世俗人，雖然對此問題不算熟悉，有時也會質詢自己。）——論正教對路德教的優勢嗎？——然而我們的農民却是一羣無知的百姓，他們也許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也說不明白。一般而言，他們會佈講一些生活中善良的行爲與規矩嗎？但是如果百姓成天醉酒，如何期望他們行爲「莊重」？——或許戒酒可以剷除罪惡之根？——毫無疑問的，這才是要緊的，雖然——不談細節——我們必須顧及俄羅斯的偉大，一個強國，這是一個「昂貴的」等待解決的問題……啊，就某方面而言，這幾乎等於是「一團混亂」。所以，除了勸導少飲酒之外，實在沒有別的可佈道的。

而那位本堂牧師關心俄羅斯，一個歐洲列強之偉大的什麼呢？他既無懼於「一團混亂」，而他又是另一種不同的奉獻。這就是他得勝的緣故。

談經營管理（六版）

王永慶著

特價四十元，郵購九折

在本書中，實業家王永慶先生一再強調：成功，或者說賺錢，不要依靠低工資、保護及其他不正當的手段，而要靠經營者堅強的競爭意志、完善的工作計劃和經營管理。